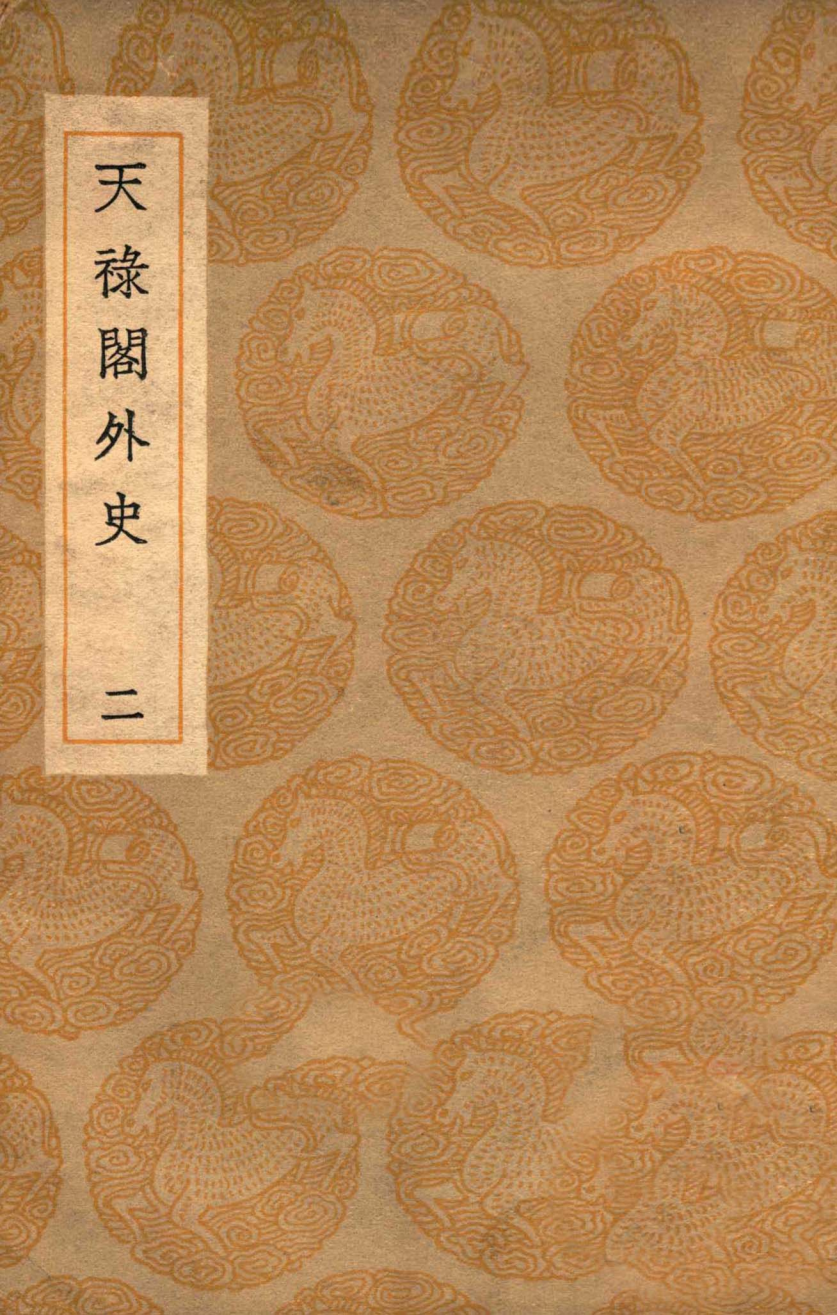


天祿閣外史
二



天祿閣外史
(二)

署 錄 卷

王雲五主編

叢書集成初編

天祿閣外史

二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著者 黃 憲

264
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天祿閣外史卷五

賓秦文

遇樵

徵君入秦。倚歌於渭橋。有負薪者過而問曰。子何人斯。倚歌於渭水之梁乎。徵君對曰。甫漢室之徵君也。弔古於秦。悲而倚歌。非汝所測也。負薪者曰。今游秦之士。接跡於渭橋。不徒游觀以爲樂也。皆挾策懷珍。以干秦王。而士無遺於隣國。秦號爲得士。子以漢室徵君。下臨藩壤。使一見秦王。秦王必以子爲上國之賓。富貴可立而俟也。子奚洋洋然倚渭橋而悲歌乎。徵君曰。非甫之志也。故慷慨悲歌以自激耳。憲也豈寧戚之流乎。負薪者曰。吾秦人也。以負薪爲職。凡秦之名山廣谷遺基故苑。吾皆得而樵焉。子欲弔古于秦。以釋厥志。吾爲子肆言可乎。徵君輟然而仰笑曰。出于機。入于機。同游于機。浩浩乎磅礴于機而忘于機。負薪者曰。吾惡知人忘于機乎。機忘于人乎。人與機相忘乎。夫機發于無極之原。智者覺之。愚者忘焉。故萬物緣機而生。緣機而動。天地如之。而況于物乎。吾與子遇機也。吾與子言機也。子以吾爲忘于機。而不知吾以子爲忘于人乎。徵君不能對。既而曰。子言秦之狀也。憲也願聞之。負薪者曰。吾忘于機。子忘于人而奚不忘負薪之子乎。徵君曰。吾始知忘于機者化于機。覺于機者忘于人乎。雖然。吾以仁義爲機。而得其名。子以斧斤爲機。而得其薪。薪者得於斧斤而不得於子。是亦忘于子也。而子亦豈忘于機者。負薪

者曰噫。嗟乎。吾與子之爭于機乎。鑽焉鑿焉而不得其源乎。吾已矣哉。今日暮重關。渭水東流。秦嶺蒼然。烏鵲雲木。有廬在焉。請與子偕歸。以薪爲榻。舉瓦觴。食鬼草。聊以娛子懷也。負薪者曰。子如不言。吾請言其略。以竦子之游。夫秦四塞之壤也。雖偏鎮于西隅。而國之形勢。實爲天下雄。固帝霸之業也。若夫盤互而秀于南者。則終南太乙焉。嵒嵒乎陰于西極。而東望潼關者。則華嶽焉。東注乎咸陽。則澧水之所導也。其境有蘭池阿房之宮。咸陽之南。周之鎬京也。茫茫四陵。南北相望。秦宮所營。澧其鬱焉。豈惟涇水之望陵哉。西北臨乎豳國而奕奕者。其梁山也。網緼而蒼蒼。內有離宮別館。昆明西陂。輦道紆曲而相屬者。秦之上林者。鬱然起于鄠之東南者。有紫閣峯焉。其周之靈臺廢也久矣。橫互乎藍田者。有秦嶺焉。霸水之所出。嶢關之所鎮也。絕于西域。而嫫姚之所開者。其玉門之關乎。環于漢陽而微茫者。其鳥鼠乎。限於北漠之陁。匈奴倚垣而窺者。此秦之長城紫塞也。扞蔽乎朔方而胡笳戰馬之所集者。其賀蘭之山乎。聲下龍門。景入太華。而浩蕩者。黃河也。積雪千里而瀑布之潏潏者。則太白焉。荆山峙于河。則大禹鑄鼎之墟也。若夫太液曲江之池。樂遊細柳之原。驪山之溫泉。新豐之粉社。隴山之九坂。長安之章臺。又有博望西郊芙蓉未央長樂建章甘泉之宮。不可勝數。其近而羅列者。皆鍾秀于雍州。其遠而環帶者。皆隱耀于關中也。子之游秦。其知已乎。徵君謝曰。幸教甫矣。今王室多事。而秦晏然。一日不能藉。雖藩籬四塞。吾恐胡人整步而過。藍關之險。平于九衢。太華之限。豁于戰場。則秦人安得而峙乎。所以慷慨而悲歌也。負薪者永肅而去。徵君歎曰。國有隱士。甫已知秦王之不能好賢也。

洎曰此入秦第一篇。文勢錯綜變化。不可彷彿。中兼賦體。讀之令人手舞足蹈。太史公後罕見此文。

待樵

徵君復游于渭橋。待負薪者來。左權不悅曰。昔者夫子倚歌于渭上。遇負薪者與之鄙談。今又俟其至。何褻身于野人。而失期于諸侯哉。竊以爲夫子不敦也。徵君曰。汝未之達乎。吾如秦三日矣。而秦王不聞。是左右之佞者衆也。秦王招我以禮。蔽我以佞。則賢士之負薪者衆也。吾欲去秦。是揣佞于左右。而忽禮于秦王。議者必曰。無故而驟去。非孟氏三宿之意也。吾是以寄傲于斯乎。乃假爲漁者。倚梁而釣于渭水之流。有漢使翟酺過而訊曰。僕久不見叔度。何落魄如此耶。徵君對曰。夫貧賤者士之素也。用之則爲春陽。不用則爲秋陰。達則萬鍾而不加喜。窮則一瓢而不加憂。故仲尼聖矣。不能爲夷。吾之霸齊。孟軻賢矣。不能爲子產之興鄭。何則。遇與不遇耳。今漢室將蔽。賢士淪落。黨錮之釁方殷。權奸之謀已奮矣。有志者其憂患乎。秦以千乘之國。當世叔之季。桓文之功烈。可一舉而樹也。然而卒謀深識之士不集于國。潛韜縵策之雄。卷跡于路者。豈秦之利祿不足以供天下之賢才乎。亦以左右之讒使之然也。夫秦王帝室之同葉。而宗盟之首系。不以此時富彊其國。陰結諸侯。而扶漢室之危。吾恐天之歷數。必授於異姓之手。以帝海內。則秦王安得以藩封之爵。而傳諸子孫耶。吾之游諸侯。爲漢室也。使秦王宴然而不顧其後。則士亦拂塵而往矣。吾之不去。尙冀秦王之遇也。三日而無聞。吾豈咎于秦王哉。憲也不仕天子而游諸侯。亦仲尼之衛之陳之宋之所爲也。終不獲志。則卜居于山林。以諷先王之典謨而已矣。豈自同于羈旅之徒乎。

翟酺曰。夫秦恃百二之固。以輕賢士。其不能爲漢室賴也。亦明矣。以子之才。上不臣于天子。下不交于諸侯。而猶假仰當世。是洗巢由之耳。而負伊尹之鼎也。今漢室之難。發于鉤黨。此亦諸君子之激也。制羣小而自制。不亦悲乎。夫陳仲舉竇游平。李元禮。郭林宗。范孟博之屬。皆子友也。今天子方高子之名。盡亦就蒲輪之聘。清朝廷之路。而解諸君子之憂乎。奚必以意氣竇侯王。譚笑輕爵祿。而若是忍也。且吾聞之。鱣鯉游于百川。不如江海之深逝。朱鳥游于山澤。不如雲漢之高飛。賢俊游于諸侯。不如一王之殊遇。子其慎所游也。徵君答曰。是則然矣。先生獨不聞江海之逝者。不能棲遲於芳藻。雲漢之飛者。不能飲啄于清流。一王之遇者。不能詘伸于爵網名羈之外乎。鉤黨之議。非諸君之憂也。王道壞而重臣危。不可以濟。先生其行矣乎。遂送別于茂陵道。翟酺登車惘然。遙謂徵君曰。時哉各努力也。子其覺矣。

誅賞

秦王聞徵君入秦。三日不得謁。誅左右之蔽者五人。令國中絃歌以逆徵君。秦王侍于宮門。軍武執戟。庶人執旂。車馬輻輳。觀者慰曰。今日得見徵君也。徵君至秦宮。秦王欲爵之。授以冠舄。徵君辭曰。不可受也。夫先王之爵祿。自畿甸而頒于侯國。太宰掌之。天子不得而私其臣。諸侯不得而私其土。故詔爵以德。詔祿以功。皆天子之明制也。至于衰世庸主。廢滅先王之法。爵祿無紀。軌物不經。挾權據寵之家。珠玉以爲淵。丹青以爲谷。羅綺絲竹之樂。交陳於前。互以長夜。若此者。豈皆君之賜乎。賣寵幸于士庶。借威福于人主。無德者爵。無功者祿。百姓怨困于下。而國病矣。人主疑而不能悟。悟而不能振弱也。主弱則臣強。

強則侵。侵則毒。臣毒于內。則諸侯毒于外。其始彊也。亦以爵祿而私士。遂至浸溢而不可救。故勢合則戰。勢分則盟。力合則戰。力分則盟。謀合則戰。謀分則盟。此七雄之所以相持其勝也。而況當是時。以爵祿役天下之士者。皆有國之諸侯。其權可得而爵。其地可得而役。其民可得而兵。其士可得而臣也。然帝秦而爲民。魯仲連猶恥之。是士非不欲臣于諸侯也。無道之國。安得而臣哉。今諸侯有位而無國。其勢又難矣。無國是無民也。而遽爵其士。士必蒙戮。況諸侯乎。夫漢室雖弱。未有周赧之窮。宜以扶漢室爲名而謀其國。則諸侯之業光矣。賢王封千乘之爵。而有萬乘之勢。士之日夜望秦而驅馳者。亦欲以漢室之故而陳于王也。若賢王有其國。而國之人民土壤皆奉職于王。則士亦不必至矣。士至而爵之。亦不辭也。賢王惟無國。故不可爵一士。而使之謀。秦何則。漢室之君臣。猶議禮于庭。而攬天下之地圖。頒諸侯之爵祿。建築于海內。行賞罰于郡縣。而一統之形未剪也。賢王欲謀秦而扶漢室。豈必爵一士乎。故曰。得民之心者。不以威武。得士之心者。不以爵祿。得諸侯之心者。不以山川。亦自得其心而已矣。臣之入秦也。月始受魄。而臣之見王也。月已幾望。賢王以爲左右之蔽而誅之。求士誠急矣。奈漢室之典刑何也。誅一人已猶不可。況其餘者耶。夫蔽士不可以爲律也。蔽而誅之。使有讒於王者。則如之何。不達於王而殺其士於秦國之境者。又如之何。賢王誅左右以蔽戾。榮臣以爵祿。賞臣以冠舄。皆非典也。臣故不受。夫死五人而得一士。賢王何利焉。是以一誅賞而動漢室也。且以迫秦後。不可以爲盟主。王其圖之。秦王憮然曰。然則寡人爲之奈何。對曰。雖然。猶可爲也。今秦之有司。天子之臣也。王宜以爲情。告于天子之有司。聲以私進美女。

之建。蓋其罪與蔽均也。令有司亦以其情達于天子。則王之慮必釋。而親親之恩堅矣。嬖人史綱曰。何必然則君之計。宜以誅左右之威而收秦民。乘士之歸秦而速伯功。倚秦國四塞之險而會諸侯。當漢室累卵之危而布文德。此一時之顯名盛舉也。五伯之功。皆謀于速而鑽于機。故名顯而功集。今天下初啓難也。以誅賞之小瑕。而詭掩曲飾以求媚于時臣。恐天下事謝矣。何以達聖哲之權。昭鴻駿之業。竊爲君不取也。秦王笑曰。何言之易。何言之易。寡人方與徵君游禮樂中。惡及茲也。是歲少微見於秦。

盟會

韓臣將尋盟。秦王問于徵君曰。韓將與寡人盟。何謂也。徵君對曰。夫諸侯親睦以寧其社稷。以懷其人民。使軍旅之士不相加也。於是乎有盟之禮。夫盟信之與也。諸侯盟會以示好。宴享以示睦。故諸侯貴盟而賤役。大國盟而不役。小國役而不盟。弗信則盟必潰。弗盟則無以彰信也。盟以彰信。故潰盟者春秋惡之。求盟而不直者。春秋恥之。夫求盟者。信詐之機也。是故諸侯未盟而戰。將以養其戰也。既戰而盟。將以防其救也。故怠則乘之。盟則動之。窺怠而乘。是吾以盟怠也。觀盟而動。是吾以盟盟也。以盟怠者。敵必乘之。以盟盟者。敵必動之。故曰。信詐之機也。必欲盟。故樹之以信。必欲潰盟。故寓之以詐。盟而守信者。若葵丘之會。是也。盟而守詐者。若河陽之會。是已。夫天子與諸侯不言盟。而河陽之會。則晉文之守詐於諸侯。以侵周室。孔子曰。晉文公譎而不正。齊桓公正而不譎。此之謂也。今王欲爲葵丘之會。而樹信于天下。則韓之首盟。不可辭也。受韓之盟。則諸侯皆嚮應而盟秦。齊桓之盛。復轉于今矣。不然。則諸侯背秦之心。猶韓

之盟于秦之心也。韓之土壤，秦不能過。韓之山川，秦不能過。韓之謀士，秦不能過。韓之人民，秦不能過。韓之精兵，秦不能過。韓之車馬器械，秦不能過。夫以不能過之韓而求盟于秦，固天以葵丘之烈賜賢王也。王其盟之。秦王悅，遂與韓人盟于錫谷。

琴論

徵君燕居中，夜鼓琴而歌，幽風。秦王使左右伺之，通于館人。館人覺，私告于從者曰：子之師也，鼓琴詠歌，其聲鏗鏘然，是歌也。果無心乎？從者對曰：夫心以生聲，聲以成歌，歌以暢志。若夫子之歌也，何謂無心？館人曰：然則所謂歌者何詩也？對曰：幽風曰：奚取幽風也？曰：幽風，王化之紀也。夫子思周室之隆治而詠歌焉。秦其望矣。曰：無刺乎？曰：鼓琴而音婉以和，歌幽風而聲囀以舒，又何刺焉？館人謂秦王之左右曰：先生無勞竊也，請復于君可乎？左右返，徵君理琴，顧從者而言曰：吾鼓琴至幽風之亂，琴不起，必有疑者。感之其秦王乎？從者對曰：館人哉。徵君曰：館人何爲而疑也？對曰：館人聞夫子鼓琴而歌，卒爾問曰：鏘鏘者歌，其有心乎？弟子應之以心，又問曰：何國之風？弟子告之以幽。又問曰：有刺乎？弟子告之曰：美。是以知館人之疑也。徵君曰：甫有心而鼓琴，君無心而疑琴，琴亦應吾以疑，滯吾以情，何感而至此哉？嗟乎！夫人寄于幻化，有有心者，有無心者；有有心而無心者，有無心而有心者。無其所無而未嘗無，有其所有而未嘗有，無亦疑也，有亦疑也。疑則機也，機則感于機，而應于機。機之流于物也，無一無萬，無巨無杪，無遠無近，無陰無陽，鼓舞化育。若知其存，若風之噫噓而物竅皆鳴，日之照臨而物狀皆朗，不行而赴，不疾而馳，此之

謂機。故禹產于石英。契產于燕卵。頤皇悟于鳥跡。傳說報于夢寐。乞人哀而感申喜。介子歌而泣文公。瓠已鼓瑟而魚出。魯陽揮戈而日反。其有心乎。其無心乎。其感于機乎。其應于機乎。今吾鼓琴而館人疑。館人知也。吾弗知也。館人疑而琴瑟。吾知也。館人弗知也。吾是以有感乎物。機之變易。如館人之疑而觸者亦多矣。小子識之。從者出告于館人。館人異其所云。人曰。夫子鼓琴于堂而有琴玷。以爲僕疑也。夫子殆得其疑。其失其人乎。徵君曰。此弟子之言也。館人曰。否。頃有秦王之左右二人。伺夫子于牖外。以犯夫子之琴。此左右之疑也。從者其誤矣。夫徵君撫琴而哂曰。左右之伺。王命也。則疑在秦王也。於左右何疑。夫疑鬼之門也。明神之庭也。吾聞君子去疑而存明。未聞汨明而畜疑也。故君子遵禮樂以昭明其心。遠淫邪以昭明其性。躬政事以昭明其動。辯忠佞以昭明其志。濟焚獨無告之民。以昭明其德。猶懼其未廣也。察諱謗以昭明其過。納諫諍以昭明其虛。修蒸嘗以昭明其敬。光庇國家以格于上下。神祇是以世享其業。子孫必興。此後稷文王之所以光裕也。秦王以漢室之子孫。貴而無輔。富而無民。恃大而不修德。疑士而不謀政。後有興者。亦始皇二世之爲也。惜乎吾不得見左右而諭于王。館人出。從者侍而問曰。夫子何屑與之論大道也。曰。吾聞君子無傲。以傲而陵人。人亦侮之。以傲而陵君。君亦賤之。以傲而陵長。長亦擊之。以傲而陵弟。弟亦狎之。以傲而陵友。友亦遠之。是以替名而扞善。身必戮焉。吾知免於今矣。

燕居

徵君燕居。與七子講業。七子問曰。孟軻孫況之後。由道者可得而聞乎。徵君曰。道人之路也。愚夫愚婦皆

由之。孔子盜跖皆由之。何謂無道。曰：是路也。非道也。以路而爲道，則可以道而爲路可乎。以道而爲路，則亦指仁義而爲塵埃乎。曰：汝何以道爲道。以路爲路乎。吾觀其由于人者云爾。夫路也者，緣仁義而名者也。非緣路而名仁義也。汝知仁義之非路，而孰知塵埃之爲道乎。知塵埃之爲塵埃，而孰知仁義之爲塵埃乎。天地庶物皆塵埃也。則皆路也。安得不謂之道。故君子仁義以爲路，是亦仁義以爲塵埃也。仁義以爲塵埃，是亦塵埃以爲道也。道衰于春秋，亦隆于春秋。若孔子及顏淵曾參子貢蘧瑗季札子產是已。道熄于戰國，亦鳴于戰國。若孔伋孟軻墨翟列禦寇莊周荀卿是已。其餘啾然噓其術于當時，以立一家之言者，殆不可紀。若鄒衍虞卿慎到田環關尹喜庚桑之徒，皆顯名諸侯而列儒者之林。使孔子出，必取而裁之以納于道。雖商鞅蘇秦張儀公孫衍申不害韓非之流，其學不出于縱，則入于橫，不入于刑，則出于名。馳甘辭濫議以傾諸侯，而坑天下之民。然數子者，亦皆辯慧博聞之士，使其游於孔子之門，孔子必不拒。蓋辯慧者考業之資，博聞者達性之塗也。如是則儀秦無縱橫，而韓商無刑名矣。夫人之性不相遠也。其實婉以慤，而文之以詩書，閑之以禮義，則性成焉。故性猶璞也，不琢則不成。今夫野藪之人多鄙，市井之人多媚，非理也。其習使然也。性固無間于野藪，市井之人也。故循其習之謂情，宰其情之謂性。困性而導之謂學，不因性而學，是助傲而飾巧也。何取于學。故博學而無禮，君子以爲求性之泛。禮者所以規厥性也。學而禮，則令名昭焉。名昭而辱遠矣。故居上而能靖，居下而能默。世有述墨氏者，則以爲陋。有慕莊生者，則以爲僻。有譚荀卿者，則以爲曲。噫！三子者，無盜跖之行，遵仁而處，遵智而達，遵禮而動。孔子之所

必取也。互鄉之童子，無異於市井之人。孔子猶與其進，而況于三子哉？故曰：世俗不可與論古，拘儒不可與論道，其是之謂乎？

僂論

秦王好僂，將築臺于宮，以望終南。徵君諫曰：不可。夫有國者，將以遠欲而親民也。故封建一國，則一國之民賴焉；不敢棄也。民亦不能棄其所牧，而求治於隣。故天子遠欲以親兆民，諸侯遠欲以親百姓，百姓懷之，是以能有其國。昔者周公封于齊而齊民頌，召公封于魯而魯民說，以齊魯之民獲其所賴也。今賢王受先王之遺業，而爲秦之諸侯，幾二百載，而百姓日蕃，田野日闢，死難效節而無離心者，豈民性之本然哉？亦爲人牧者有以扞城其民也。臣始入秦之境，野無肥民，市無豐賈，乞者載道，倉廩不弼。臣疑以爲無諸侯也。及賢王得臣，百姓歡悅，咸望臣之吐忠而諫也。臣媿不能有益于秦，而賢王亦亮臣之不能忠於前也。故欲築臺以求僂，窮觀于華嶽，騁望于終南，而爲遠民之舉，以彰其欲，何賢王之勤勞若此哉？臣竊以爲過矣。昔燕昭王欲致天下士，歛民力以築千金之臺，燕民猶病之。況築臺以求神僂乎？夫僂者非臣非民，潛于山澤之間，垢衣糲形，飲水食草，得山澤之精，以延年保身，窮莫甚焉。黃綺曰：爵祿不及，而竊吁吸之術，以自榮者，世之所謂眞人也。雖臥薪不足以喻其窮，嘗膽不足以喻其苦。左無吹簫之妾，右無鼓瑟之姬，珍羞異膳，不得陳于前。文武侍從，不得列于後。播棄父母，割絕子孫，不表于卿黨宗族。此海島之鬼羣也。由此觀之，綺隱于商山，以皓爲名，其論神僂則恥之。故當時避秦之士，往往皆明忠信，樹廉恥，識

君臣之分。審出處之節。如黃綺者。亦良可述也。彼豈淪于神僊哉。今賢王捐千乘之樂。而爲此遊。以自悴其身。孰爲利乎。夫爲百姓而築其臺。雖勞而不怨。棄百姓而勞民。民孰勞之。是築怨也。社稷之神不福焉。昔我先王建國。伯子男皆無封壤。唯諸侯是親。今秦以如繩之國。自賢王而絕之。無乃不可乎。嗟乎。賢王特不寤云爾。崇爵豐祿。亞于天子。雄藩沃壤。據四塞而誰何。賢子孫世守其業。雖值亂世而不與王室同危。且足以樹霸。若王運在。又可以興。其延年也如是。何希乎喬松。何慕乎韓羨。寂寞而枯槁哉。彼且悔之。奚賢王復希慕而爲之。是使松喬韓羨延領于窮谷。而笑賢王之不智也。臣願王罷築臺之役。以爲人民社稷計。王不聽。是歲秦饑。匈奴寇潼關。天王使中尉採金于秦。

黨錮

曹節亂王室。秦王問于徵君曰。王室有黨錮之難。何爲其然也。徵君對曰。仁哉問乎。夫豪傑結難。禍及于國家者。豈一朝之故。當其負天下之駿望。則人主倚之以社稷。孰不以爲豪傑慶。而不知發難之端。亦萌于茲矣。自甘陵之黨興。天下已知今日之禍。若陳蕃李淑李膺竇武張儉郭泰范滂之屬。一時號爲二君八俊。名莫盛焉。而竇武陳蕃以執政爲朝廷重。讜議合如應響。忠謀奮如疾雷。然諾相許。確如太山。其自負也如此。而竟不就。故名顯而望隆。君子之幸也。小人因其名而乘之。其難愈激而不可解。以至于危國家。可畏也。憲聞之。豪傑之出。必有英毅明懿之君。以成其志。則謀裕而不激。功順而不挫。以輯定社稷。民人以寧。故舜不遇堯。則驩兜不能放。周公不遇成王。則飛廉不能戮。今數子者。無舜與周公之遇。而爲此

謀不亦哀乎。夫治世則陽明開，而小人爲泥沙。亂世則陰濁濫，而君子爲魚肉。今王室無綱紀文章，使豪傑弄于羣奸之手，海內塗炭者十有餘年，是威福移于下，而主權不明也。故豪傑錮而爲黨，罪以危社稷之名。豈天道也哉？若數子不死，猶可以鎮王室。不然，諸侯不能高枕於藩籬之內矣。夫彼以小忿而搆大難，鉤黨之變，臣其寒心。天如祚漢，鋼賢者必誅，讐民者必戮。正其典刑，以舒直亮忠貞之士，則王室之隆，若振翼也。何爲而使其幽憤哉？自李固、李喬不得伸於前，致黨議不得明于後。臣以消息之勢觀之，必不免矣。悲夫！以王之賢偉，當千乘之國，而失高枕之安，此臣所以爲賢王患也。王宜以誅節等爲名，盟集諸侯，肅清王室，培植善類，甦活蒼生，改尤以新天下。若主上不從，則周公、伊尹之舉，在賢王也。臣竊念安帝之世，內戚用事于朝，諸羌橫馳于郡國，天下咸怨。然帝有好賢之明，常以禮幣徵天下孝廉之士，臣亦與焉。猶以爲未可仕也，故辭而不就。淹詣于今，主昧臣虐，國命大謬。善類盈朝，而無尺寸之功，徒以清譽激揚，而問畫者蓋寡，竟罹禍難。臣實痛之。今黨錮紛紜之際，猶可援也。賢王爲王室計，奮然速舉，以延漢祚。則臣雖不得仕漢，亦足以報矣。王其圖之。秦王感慨泣數行下，左權劍歌以挑秦王。歌曰：西溟有劍其離照之，可以熏黔黎。秦王於邑而言曰：寡人寤矣。徵君寡人師之，子寡人友之，將協謀以輔王室，不敢避也。左權對曰：徵君入秦二年，以心奉於王久矣，而王方悟耶？今天下之諸侯皆欲以首盟爲功，以靖禍爲勞，以得士爲彊，以收民望爲張，而王不聞何也？秦王謝曰：繫子之幸教寡人，其利普哉。左權出語秦人曰：吾數諷秦王，而王不謀。雖得徵君，亦不足乎。

見幾

陸續追師至秦。謁徵君而喜曰。續也得師矣。願終身受業焉。徵君問曰。子見元禮乎。陸續答曰。嗟與元禮去國矣。曰。黨難解乎。曰。霍子之力也。徵君歎曰。雖然。閣寺執政。直臣必危。元禮之去。其能久乎。吾嘗與林宗論漢室之事。憂形于色。移榻不寤。獨何心哉。是以堅不仕之意。遂山藪之樂。林宗與吾偕是心也。彼猶擇交而獎訓。故及于黨。若憲也。無譽無毀。潛葆厥素。躬耕以餒妻子。鼓琴讀書以訓來學。有兄伯庸。哭母失明而亡。吾獨廬塚三年。遭漢不靖。佞臣竊權。匈奴稱命。惠政不霑于民。歛術結網于國。吾是以堅志而避世。及讀孔氏春秋。嘗曰。仲尼之道。至作春秋而尊也。知周無盛王。不可以輔。乃歷說諸侯以行其道。得志則攝相事而誅正卯。不得志則權褒貶而作春秋。吾亦樂仲尼之道。周漢之東。皆季世也。故考風于列國。聞政于諸侯。諸侯不以爲賤而賓之。豈爵祿以臣而凝滯于進退哉。吾始遊齊魯韓魏之諸侯也。四君皆愛士而不能謀。盟會而不能信。將如晉而國有警。乃遙涉于秦。秦王明毅而好問。分祿而養賢。積秦之粟。盟諸侯而扶漢室。疏黨錮而清王塗。誅讒佞而撫黎庶。卻匈奴而歆社稷。則穆公孝公之業。不足爲也。今門寺執政者二世矣。黨錮雖釋。而主疑未愈。何以熄釁。若數子不爲逢梅之舉。必爲後憂。孔子曰。邦無道危行言遜。數子其未從事於斯乎。是歲秦國地震。大雨雹。

上林

有五色鳥集于上林。秦王喜而問曰。寡人享西土之祿。未有功德于敝邑之百姓。而致珍禽。寡人以爲鳳。

也。不然則太液之池。非無鳬鴈鵠鵠之鳥。上林之苑。非無鸚鵡翡翠之禽。奚五章之若斯也。寡人聞之。西方之鳳曰鸞鵠。意者其鵠乎。若以爲然。寡人將發私廩。致百匠以修上林。則何如。徵君對曰。吾聞淮南有鳥。其名曰鵠。南越有鳥。其名曰翬。皆五色也。昔者文王爲西伯。修德行仁。澤被南海。是時也。有鳥鳴于岐。名曰鳳凰。百姓陳路而歌。羣臣埋庭而頌。文王曰。奚爲鳳乎。是爾臣庶飾其所聞以重予過。夫以文王之懿。而讓岐山之鳴。卻臣庶之頌。慎懈德之愆。是以光昭于西土。恩懷乎諸侯。而爲受命之主。世載厥休。以茂有天下。則文王之爲也。今王之心度不類然。臣恐指鹿爲馬之臣。復覲面于秦庭矣。夫上林苑秦之廣囿也。我漢祖滅秦入關中。三望上林之苑而不入。豈復畏秦之餘威哉。亦項氏以爲憂也。至孝武皇帝始鑿昆明之池。以習水戰。民不得休息。而天下大困矣。然猶賴文景之遺澤也。及世祖遷于東京以來。上林遂爲廢苑。今欲興之。非帝王之業不可。雖然。歛四海之財。發百年之廩。竭百姓之力。以脩亡國之規。仁者不爲也。且以供子孫盤遊之樂。爲二世竊笑。是秦之民又黔首也。不亦悲哉。願王察臣之言。毋忽焉。秦王乃止上林之役。左右因是以嫉徵君。

觀雪

秦王與徵君飲。觀雪于庭。有姬臥貂帷。賦白雪之歌。起而覓瑟不得。倚帷而詠之。聲繞殿閣。積雪倒飛。秦王甚異之。乃鼓缶而和。命左右以觴進徵君。徵君曰。王亦止缶乎。秦王曰。何謂也。曰。夫物不可過盛。音不可過揚。過盛則亢。過揚則淫。今王之缶淫矣。不可鼓也。臣是以請止之。秦王曰。嗟乎。先生欲以寡人之姬。